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公十四年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歸。齊人始貳。

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之。遂貳。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當齊衝。故城其郭以備之。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

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榭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

而還。平公悼公子名虎。肸叔向名君臣。張老子代其父祁奚。前中軍尉韓襄無忌子。盈黶之子。鞅。句

之子。虞丘書代程鄭既葬。改喪服。脩官職。曲沃武公始封邑。祖廟在焉。烝。冬祭。順流曰下。湨水名。梁。隈也。

爾雅。梁莫大於湨梁。在今河南濟源縣境。諸侯相侵之田皆命各歸之。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葬悼公已大速。又即吉烝皆非禮。必類。必使從其義。

類。高厚齊大夫。齊有二心。故不類。齊大國。小國必有從者。故盟之。果逃。許叛楚。故請遷。既不可。故以師討之。鄭與許有夙怨。故獨君行。則君臣分別於鄭伯。宜

有以尊異之。而其時唯以伯國為重。鄭伯乃夷諸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持以會鄭伯為文。序於伯

臣之上。不使夷之於大夫。諸侯師次于許。晉師獨進伐楚。敗其師。侵其境。湛水。阪也。水源出河南汝州

馬泡泉。經葉縣入汝水。穆叔名豹。齊子名叔老。榭林。函氏。皆許地。揚梁。役見上卷。

秋。齊侯圍

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獻子之子名速海陘魯隘道言齊故欲晉救也禘王祭晉僭之民未息以新伐許楚也庶幾望之也獻子偃謚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困苦無所止居宣子句謚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嗃嗃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嗃嗃然如鴻雁之失所

鳩集也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莊朝宋微者印陳大夫卑宋故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不設備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

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

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

故也桃魯邑今山東泗水縣有桃城齊既圍之復使圍紇防紇食邑魯遣師逆紇畏齊不敢至叔

梁紇與臧孫之昆弟疇賈先在防故夜送紇於師復還守防齊失紇去唯獲紇之族名堅者愛其勇故使

春秋左傳卷之五
衛唁。欲生之。堅以衛奄人使唁為辱已而自殺陽關。
旅松皆近防地。伐。檠也。齊三伐魯不勝。故却助之。
晉楚爭衛。而秦齊時徇疆。其間為晉作梗。秦在西陲。
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及魯衛。
而却莒助之。為魯害也。尤。士句。
乃以微物啓二。罪可勝道哉。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
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
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
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
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玉而濟。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湔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
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
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
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
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意勸之致死伐齊因濟河而南雙王曰哉環齊侯名
民神之主謂數伐魯殘民禮諸侯視四瀆不得偏臣
此更稱魯臣蓋非禮以曲媚神耳魯重也前盟梁
云同討不庭故此伐齊為尋其言平陰齊邑今山
東平陰縣其城有防門齊作塹於此拒晉橫廣一里
衛謂非險不足守析文子齊大夫字子家宣子既請
言於析以恐齊而又多為疑兵以示眾斥開也開其
險以疏建旌旗又為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曳
柴揚塵侯遽避歸師既入其城復乘勝追之以
班別而鳴鳥亦止城上諸師既入其城復乘勝追之
隧路之深隘者二子以衛奄人殿師為辱國代之衛
恨二子故以馬塞其道使晉得之今山東長清縣
有隔馬山因此以名股頸也取衷復射兩矢之中有
如日言必不殺明如日具丙右之名衿甲面縛蓋縛
手於後唯見甲之衿與其固也晉欲長驅深入魯衛
恐腹背受敵請攻險克而復進京茲在平陰東南郭
今山東濟陰縣有郭城廬山東長清縣有廬城皆齊
邑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荻同木也雍門
齊城門殺犬示聞暇楸亦木也劉難士弱晉大夫揚
門東閭皆齊城門枚馬櫓闔門扇數其枚示無恐郵

邑太子名光勇畧已見於此郭榮齊大夫濰州

出山東莒州箕屋山達密州沂水有二一出尼山

西流入泗一出沂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

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于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子孔君不在國。召楚兵為亂。子庚楚令尹。名午。揚勝。邑尹。名宜。死不從禮。謂生陳先業。則死當降禮。利社稷。謂審敵而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汾。今河曲。襄城縣境。有汾丘城。二子展。西完城郭內保守。魚陵。魚

齒山也。在今河南汝川東南。城上棘者。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備進退。旃然。水舊出。榮入。亦胥靡。獻于雍梁。皆鄭地。梅山。在今河南鄭州西南。再宿曰信。魚齒山下有澧水。故云涉。師曠欲審晉楚之強弱。故歌南比風。南風微。故云不競。歌者。吹音律以味八風。歲在豕。常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叔向意有正君。故歸之德。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

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

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柯舊屬山東濟南府。

今闕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

六卿伐齊還魯公享而賜之。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路。偃為中軍元帥，故持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遂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先鼎，瘡火邪。毒發為疽，在頭曰瘍。著雍，晉地。句次當代偃，故問後。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視目開不可含，口噤，大夫稱主。懷子，名盈，淺以私度之。伐齊以嗣事也。拜謝討齊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兩之長禾苗，喻晉君憂勞魯如召伯。六月詩。小雅。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之。因以名。命也。命以德志於銘，言言其得時，計其有功。伐勞也。德功，謂鐘鼎宗廟之常器。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

即位。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莊公太子光餘見齊

崔慶之亂穀。今山東阿縣禮不伐喪。

冬十一月。城西郭懼齊也。齊及

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

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胖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

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魯小勝大懼而城郭大。遂地舊闕。晉與齊平。故

與晉會以觀其勢。柯北直隸內黃縣有柯城。載馳詩。小雅四章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向度齊未靖。故許叔向因之脩備。今山東費縣有武城。

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

○秋。蔡

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

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

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

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蔡父事楚。燮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殺之。二慶陳

卿畏黃侵奪其政。先君文侯父莊侯無常徵發無准。○燮欲棄夷從夏。正也。遭國亂而被殺。乃以違眾罪

之。非矣。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以怨絕好。今始通繼好。息民。故曰禮。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

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淇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時鄭事晉已恭。復召之朝。徵召也。少正。鄭卿官。僑。子

產名。子矯。名蠆。觀釁。實朝。楚而飾詞也。臭味。同姓。故差池。不齊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盟。同盟。會歲終。朝正也。石孟。即石彘。夏。子西名。甞。秋祭。耐。三重醇酒。嘗而以耐薦。祖考。曰甞耐。當甞耐時。鄭伯

適往。因助祭而執膳。靖東夏為齊平而盟澶淵。鄭先往以聽會期。存仍也。口實據其不及以為所責之詞。翦削也。仇讐背晉為仇敵也。傳言子產有詞能免大國之討。

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

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書曰惟命不予常黃前奔楚今因陳侯往朝愬其誣楚為之召二慶二慶畏誅使其族

名樂者往楚殺之慶乃以國叛治城以距君殺其役人之以板墜地者故衆役怨相與殺二慶黃歸陳書

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秋齊侯伐衛 自衛將遂伐晉取

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朝歌晉邑今北直隸濬縣有朝歌城晉有欒氏之變故齊乘

之以報前憾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

也雍榆晉邑北直隸濬縣有雍榆城故曰禮

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

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

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

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罔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晉令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子產以宣子能受言，故以書責之。浚，沉溺之意，與所以行也。詩小雅言君子以令德而為邦家之基。又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無貳心，以有令名也。恕，思以恕為思也。恕施則人咸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原於恕。浚，取之深也。與，與。戾矣。焚，猶滅也。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問陳。我何罪，將伐國，故稽首。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

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遂啓彊帥師送陳無字期會

辭有晉帥未及會詳見齊崔慶之亂夷儀時屬衛晉會諸侯伐齊阻水故迴師拔鄭棘澤鄭地張幣輔際

晉大夫致師挑戰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射犬鄭公孫不可與欲使卑下之對言上下有常分豈以國

大小而有異部婁小阜松柏大樹喻小難以容大坐外後食皆輕之也費車兵車乘車安車及而從乘踞

轉鼓琴皆示暇也轉舊說衣裝恐非愚謂軫字之訛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詩云後收軫也

犬恨輕已故近敵運駛弗待先出二子言同乘義親向兩不相謀大為之釋詞亟性急不受屈也楚既為

齊伐鄭復使送其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使臣其交固也

奔楚○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是時穀離鬪毀王城齊叛晉欲求媚天子故為城之

二十五年夏崔杼弒其君崔杼齊臣君莊公光晉

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前取晉朝歌故伐以報之齊人歸曲莊公以解於晉以班示降服宗器祭祀之器樂

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以內外大小而差等之皆致賂○平公受賂不討齊罪失德甚矣楚欲

爭長獨不能顯義以正其失而操主盟之柄乎○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
 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
 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前年楚
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肆暴鄭報之襲入其國隧
徑堙塞刊除也巡城不欲載公托之以辭賈獲陳大
夫不祥以男女無別御止也免喪服擁社抱社王纍
自係待命執繫稽首獻飲皆以脩臣禮子美子產別

字數俘數其所獲之俘明無他說掠祓除也節
 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
 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今山東東昌府有重丘城 ○八

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捷入陳也

子產故以發晉詰而舉典以對使不能屈闕父舜後為武王陶正舜大聖故稱神明聖必神靈也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謂之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恪出蔡之甥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名它桓公弟殺太子免鄭莊因立之為蔡所殺復與蔡同奉事厲公與厲公子莊公宣公夏氏之亂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不可億逞言周鄭素施德於陳而今逞肆如此不可億度耻大姬謂上辱大姬之靈衷中也辟法也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衰差降謂七十里五十里武莊鄭二公平桓周二王士莊伯名弱拜功謝晉受其功前雖入陳惟服之故更伐以結成志古書足猶成也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城

麋。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

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城麋。鄭邑。餘見楚平王得國。印董。皇頡。皆鄭大夫。請贖之歸也。令正。詞令之正。子產以大叔之辭。使

秦嫌有會名傷國體。故不獲必為歸。功於秦之辭。使秦可以施德於鄭耳。○秋。鄭伯歸自

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言自懼夫敬而得罪。子西名夏。○鄭之事

晉也。過於恭。國將不勝矣。而又何善之有。○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

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

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

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

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

能無用師。晉侯使往。城郊。前見烏餘。齊大夫。廩丘。齊

有羊角。城舊有高魚。城。衛魯邑。竇。水竇。泉。雨不閉。而

入。入庫。而介其甲。討類。見討之類。胥梁帶。晉大夫。有

權謀。故能不用師。

三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
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諸喪邑齊魯衛宋周密也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之受封而
出四國若致邑以封之者遂執之獲其徒衆而各歸其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晉楚爲成

襄公二十五年秋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趙武繼范宣子幣奉晉者

禮晉禮之令尹屈建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

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前晉以諸師伐許鄭獨以君行故許必報
之因卒于楚故楚必爲之伐鄭子產知其情故使之得氣去昧猶貪冒釁動也嗇貪也言欲與楚戰者皆

春秋左傳卷之五
名。師之梁。鄭城門。楚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如許志
而葬。
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家忠慮。南里。鄭邑。樂氏。津

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
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
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
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
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
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

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誥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晉楚爭伯，諸侯若兵，向戌素有賢稱，兼善二國之相，故欲使交驩。弭天下之兵，為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咸從之。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御宴享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時趙武叔向向戌皆賢大夫，又以弭兵為事故，會時文辭多美。舉謂記錄之，既而諸國大夫以次皆至，盈後武至而言從者，武命盈追已，故後遣如楚。成言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交相見，使諸侯從晉從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得復爭訟也。以藩示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氛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偏以東為左。有難，可左迴入宋東門，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太宰，州犁也。志言信三者具，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病不能為人病也。因宋守病，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宋地，主。力可倍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事晉，故為我用。庸，用也。季孫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恐叔孫不從。假公命以喻私，屬於人也。爭先，爭先軟也。狎，更也。只，語辭。尸，主也。小國，主。辨具，此姑假以先楚。苟焉成盟也。○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為罪，必不然矣。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趙孟偷而懼楚，甘為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持以正其序耳。○宋公以在其國，兼享二國之相，客一座所尊。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公謙而重盟。蒙門，宋城門。士會賢，聞諸侯故。子木問之，無愧辭，謂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欲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涖盟，重結晉

能。不能服而使之。駟，傳也。齊言，預要齊其詞。至盟時，不得復爭訟也。以藩示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氛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偏以東為左。有難，可左迴入宋東門，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太宰，州犁也。志言信三者具，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病不能為人病也。因宋守病，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宋地，主。力可倍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事晉，故為我用。庸，用也。季孫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恐叔孫不從。假公命以喻私，屬於人也。爭先，爭先軟也。狎，更也。只，語辭。尸，主也。小國，主。辨具，此姑假以先楚。苟焉成盟也。○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為罪，必不然矣。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趙孟偷而懼楚，甘為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持以正其序耳。○宋公以在其國，兼享二國之相，客一座所尊。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公謙而重盟。蒙門，宋城門。士會賢，聞諸侯故。子木問之，無愧辭，謂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欲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涖盟，重結晉

楚之好。餘見子產相國。戊欲宋公稱功加厚賞。謙言免死。六十。六十井。示以賞書。五材。金木水火土。兵金也。居其一。削削其所示也。前詩鄭風。喜子罕名。善其不阿。後詩周頌。恤憂。收取也。善成改過。詩文。假以溢我。何為假。聲之轉。溢為恤。字之訛。遂罷。字子蕩。泣盟。報荀盈。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敏則周於事而能養民。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宋盟云。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秦齊也。故慶封為疑。北燕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先從事。後薦賄。以事大於賄也。未獲

其事。先從其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秋。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

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廷。往也。淫。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悼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
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鄭伯獨不朝而游吉往吉字太叔楚以違宋盟拒之
駟乘車也問晉問鄭伯應朝否不易凶荒也故不能
備朝禮復震下坤上上六變而為頤迷復凶復上六
爻辭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復其願欲得鄭朝以復其願也棄其本不脩德也是
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故知必死往當送其葬失道遠
者復之亦難故將十年楚不能為難故休吾民旅客
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未鳥鳥尾曰帑鶉火鶉
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不盟使晉楚之
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先朝晉鄭朝楚亦盟誓之言
而大叔云爾者以楚王死傳故為之兆耳亦所謂誣
也○至敵國郊必除地封土為壇子產不為故外僕
之掌次舍者以為疑說解說也時命朝會之命無昭

禍言告子孫當自強立國無如先世微弱聽命於人
以禍自昭○子產之言有數而云爾古今以才傑而
困於弱小者豈
獨一子產耶 ○十一月癸巳天王崩終禪 ○十二

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
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
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
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楚都漢水西南
至漢間王卒昭

伯名帶專足專任始學未識遠也成伯駕駭字魯臣以遠慮辱君趙孟以同盟過禮皆卑之乎為識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

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

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歲首公當朝正于廟今守

臣於朔日告廟云公在楚故云釋諸侯薨鄰國有遣使賜祔之禮今楚使公親禭蓋比之于使臣故先使

坐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列若也桃茢二物皆能除凶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五月葬靈王鄭上

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

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

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

之有遂使印段如周靈王周王也弱年少官卑詩小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故不暇

晚處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

弒景侯如子產言

三十一年公薨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

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閭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春秋左傳卷之五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

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晉政已偷，待諸侯之賓

多不以禮，而自崇侈恣於遊觀，故子產毀垣，以致詰詰而發其辭，且以趙孟賢而近弱，可以理屈也。公襄公其門也，繕治完備，葺覆也。句文伯名，時事朝會薦進，陳列也。易治也。巧人塗者，垣塗也。庭燎，設火于庭，巡

宮行夜也。所處也。代其役也。中車，王車之官，以脂塗其轄，瞻敬也。事職也。展閱也。各閱其物之可用與否，以備賓需，賓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

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時復有蓄害，即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城。晉築離宮於其地，天厲天之厲氣為患者，不戒不為戒備。信，信如其言，羸受也。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謂

子產知辭之益，故善其辭。亦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以如晉告楚事，兩伯之禮。

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宮佗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

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

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

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昭公五年 齊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聘鄭詳見子產相國號鄭邑故也。得志謂先軟詐謂衷也。秋朝晉與秦成，城杞之淳于以遷杞。鄭會號齊侯也。耘草為穠，壅苗為藂，言力農如此。終逢歲喻君子為善終獲福也。詩大雅賊害也。楚恐晉先軟故以舊書加于牲上，不復軟也。餘見楚平王得國。李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時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帶欲求貨而假為辭也。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執事謂豹也。汚穢辱也。靖安靖也。安靖其能。則眾附從。表旗

表識以別其封界制令。不得相侵。三苗饕餮放。者。觀。扈。夏二叛國。山東觀城縣有觀國。陝西鄠縣。扈國。姓。邳。商二叛國。邳。南直隸邳州。徐詩稱徐方。宣王征之。奄。書序云。成王踐奄。二國皆屬魯。大。篡弑滅亡。小。封疆之事。焉用。魯不用治也。吳在東。夏四月。趙濮在南。皆楚仇。亢。禦也。餘見楚靈王之亂。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無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

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趙孟與豹。自宋盟還。過鄭。戒戒享期也。瓠葉詩。小雅。受所戒禮。而賦此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

兔首。必與賓客共之。穆叔悟其旨。而知其欲一獻。聘禮。饗餼五牢。故御當五獻。趙孟以非聘鄭。故辭。而又

私言已賦瓠葉於子皮。既以一獻成享禮。乃折俎以

宴。鵠巢詩。召南言鵠有巢而鳩居之。穆叔以喻晉侯

有國。趙孟治之。武不敢當。采繁詩。亦召南。取繁菜薄

物。可以薦公侯。又欲趙孟乘前儉德。以臨諸侯。故既

賦之。而復云小國如蔡。大國惜而省用之。何所不從

命。死麇亦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

使。厖也。吠。子皮惡楚圍。以厖比之。欲趙孟安徐。馴擾

之。勿使其陵暴諸侯。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言兄弟之國內自親協。則圍不能為害。三國

皆兄弟。故拜兕爵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

禦圍。自知必免。此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天王使

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

劉定公勞趙孟于賴館。於雒。劉子曰。美哉禹功。明

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

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吊。及雍，乃復。

公名夏。穎，雒水。汭，水曲。在河南鞏縣。劉子觀

河雒而思禹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勸，趙孟使纂禹

績。趙自言苟免目前，不復能念遠。劉言其自比賤人

而無卹民之心。民為神主，不卹民，神人皆弃。當此年

而卒。孟子餘，趙衰字。武曾祖廟在南陽温縣。將會祭

之。晉既烝，乃烝其家廟。先公後私也。既卒，鄭伯將吊

之不果而反。傳言大。○荆楚僭稱王，號于周。窮經者

夫強，諸侯畏而吊之。皆以大義黜而夷之。諒聖人

之意，當亦爾矣。然是時之稱，為伯者，則唯以其勢強

橫甚，能制而屈之者為雄。以攝諸侯而成之，使已服

耳。於大義初無計也。故少不競而懷安，斯有弭兵合

成之說焉。然晉齊鄭國多謀臣，相爭者幾二百年，卒

無一言及此，豈其見有不逮耶？抑以為虛名不足較

徒重其怒耶？使有慮弘志正之士，倡而陳之，不知荆

楚當何辭焉。而惜其寥寥乎未之聞也。噫！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終

伯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靈王之亂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令尹

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

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

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

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襄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聘鄭餘見子產相國會號事見上卷令尹圍也。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

於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小死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安之習而安焉也詩小雅褻姒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彊盛不義足以滅之以

為道當爾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

而弑之。餘見靈王之篡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圍即位易名熊虔後謚靈

楚人謂未成君為敖葬于邾故謂邾敖行器會備也子產榮其先定內而後能事外故必數年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

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

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

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猜疑也有心有

不須告也餘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見晉失諸侯

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

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書傳云。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或曰。巴丘湖。江南之夢。岳州。青草湖。一名巴丘洞。與洞庭等湖。皆其地。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

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

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

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

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

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

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悛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

而後興。諸侯皆至。四國不至。如子產言。椒舉欲王慎禮。稱古王公之盛者。以為王法。鈞臺在河南。今

河南鈞州景亭。在河南歸德州。武王伐紂。誓師孟津。在河南孟津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

今陝西岐山縣。鄠宮在陝西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

今鳳陽府懷遠縣。薦聞以所聞者薦之。謙言未行。其禮六儀。宋公爵

故獻公禮。薦守以所守薦。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規過規。正會禮之失。二子所獻

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失而規之。諸侯既會。宋大夫

子佐方至。適王獵。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俟祭畢而見也。恨其後

至。托此以辭。六王二公。即舉所稱者。仍緡皆國。黎夷國也。悛。很也。汰。怏同。遠。則被其善惡者。眾故與弃由

之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

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

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

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

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

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

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既會諸侯，復以之伐吳。鄭伯久於其臣從師，慶封弒君奔吳，見齊崔慶之亂。朱方，吳邑。今南直隸丹徒縣，慶所封。中軍王所將，賴，小國。在今河南息縣。鄆，楚邑。無宇言王動如其志，至築城外境，諸侯無與爭。王特縱其心，而民不得安居，不堪其勞。役而禍亂作矣。棘，在今河南永城縣境，舊有棘城。櫟，麻，在河南新蔡縣境，舊有櫟亭。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入江，即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以二慶之亂奔楚。然丹，鄭子

革，以純門之亂奔楚。鍾離，今南直隸鳳陽府有鍾離城。巢，今南直隸巢縣有巢城。州來，今為南直隸壽州。三城，皆以備吳。東國，即賴所國也。彭生，楚大夫。罷，韋龜之師，不為城也。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生，屈建子。汜，菟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菟氏城。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

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
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闞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
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饋有璋小有述職大有
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
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
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
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
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
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
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
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
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大叔恐靈王無道，辱晉使，故以戒叔向。

向言有以禦之，信無詐。二禮有節文，無不復事，皆可復行，不失儀。無曲從，不失威，不妄敬，道通其意，奉無所失。考博考之，古以知其變，度度今之勢，以審其宜。

閻刑足使守門司官加宮刑也。靈王果欲以此辱晉。

賴啓疆切諫而止。朝聘皆以珪為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珪，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頰朝聘之禮，使執王以授王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頰見也。案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天子巡功，天子適諸侯，朝聘之義，曰質明而始行，日幾中而後成。禮非疆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是務在行禮，不倚几，不飲爵也。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款肉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以貨賄此皆至禮也。國家之興，以得此道，敗以失此道，以貨賄此皆至禮也。每以恃勝無備，故敗。今果何以為備？且天下之怨誰復有重於此者？須有人以備之。藥群也。薦進也。晉為起之楚，固已恭而國更多材。又皆富彊，趙成等五卿。

襄既為公族而起之子須雖幼已任出使箕襄等五人皆韓族見其族之盛七邑皆成縣賦百乘見其邑之大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亦非弱小石叔向子食我與須同報父仇用其十家九縣之眾應有長轂九百乘其餘居守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善謀荀魏善兵發其武勇怨毒以報楚必無以當之是失姻好以易仇怨徒使羣臣往與之禽獲耳前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四言疆家長轂戎車王既自知過又以叔向多智與韓子皆厚禮焉圍河南杞縣有圍城未復命故辭勞

六年夏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

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

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

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

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弃疾如晉過鄭事見平王得國辟邪也衷正也詩小雅言上教

下效書逸書無寧寧也

○秋九月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

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此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

豫章乾谿楚東境在毫縣境房鍾吳地詳見吳通上國

冬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也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啓

疆曰臣能得魯侯遽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

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

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

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章華臺本在荊州華

容縣華容已改監利。岳州華容亦有章華臺，蓋後擬為之。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偕以侈誇也。啓疆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衛又質楚，故曰照臨。質而二國和好，故曰鎮撫。曰輯，率致宗祧，重其事也。日，往日，或無日字，疑衍。四王，共康、邾、魯、齊也。衡父逃歸，楚好遂絕，故曰嘉惠未至。欲使魯君親臨，不敢望如蜀以質子，問行期以下，蓋以楚子將親將伐魯，問魯君會師之期，而婉言之。魯懼聽命，但祭道神，餘見孔子相。
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梅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新臺，章

鬣也。長鬣，相以誇魯侯。大屈，弓名，為宴好之賜。備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取之。傳言靈王無信。
八年，陳哀公有癘疾。三月，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九月，楚

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時哀公愛

少子留欲廢大子偃師而立之，以屬招與過，故二人殺偃師而立留。哀公復憂悼而自殺。孫吳，偃師之子。

俱詳見楚滅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二

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

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許本國于今河

遷於蕞。蕞，今河南蕞縣。此又遷之於城父，而益之以田。城父，今南直隸亳縣。又遷城父民于陳，而益

以濮田。仍以方城外民實許。許，兼也。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

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

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

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然聃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
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
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景王周
王長弘
周大夫襄三十年蔡靈侯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
十三年復在豕韋故知蔡凶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
然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靈王弑立之年歲
在大梁至昭十二年復在大梁故知楚凶蓋美惡周
必復二國皆以此推之蔡近楚大國故常憾其不順
從感憾同獲罪謂弑父不能不德於民也金木水火
土五者天將用之必使之長茂以盡其力至於敝而
後為用則其物力已竭故無拯而不可沒振沒振沒

而復振也時晉衰不能救亡國徒委之天俟其自斃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
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
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
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
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弗許荀吳能以不救蔡為恥韓起素無遠畧徒使請
許之楚而已物無親猶言物情不附厥憇地舊闕
盈楚惡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狐父晉大夫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隱犬子靈公子名有蔡侯廬之父殺之為牲以祭岡山之神岡山舊關今上蔡縣有蔡岡疑即此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不羹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羹城

又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定陵未有考餘詳見平王得國

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靈王務勝不己復身

帥大衆以出。而內無重臣居守。遂亂。賴尾。河南。賴上。縣。蕩侯等。楚五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吳。復陶。秦所遺羽衣。被。較。同。以翠羽為飾。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號令也。析父。楚大夫。子革。鄭丹字。夕。暮見。去冠。舍鞭。以敬大臣。能禪楚始封君。呂伋。齊。丁公。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即伯禽。分。珍寶。器。挑。孤。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供於周者微。不與四國同。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以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四國。陳。蔡。二不羹也。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為三國。止有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此云四。蓋三之誤。疑是子革。雖俱順焉。以益中。亦微含諷意。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王以飾斧柄。而請制度之命。如響。譏其順王。如響應聲。無匡弼之忠。子革以已喻鋒刃。將摩厲以斬王之淫慝。倚相。楚史官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或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為五典。八卦之說。為八索。九州之志。為九丘。穆王。謀父。周卿。

士。析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賦。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一云析招。詩名。猶徵招。角招也。惜惜。安和貌。式。用。昭。明也。仰以王之德。度。珍重。如金王。念民力一出於其形。非約以節之。恐傷若飲。食。僅適於用。無期其醉飽也。王深感子革之言。不能勝其欲。以底難。傳引仲尼言。以傷之。竊謂度事至此。禍機已將發矣。雖自克。亦奚抹乎。且克已復禮。豈度所能。而夫子乃以望之哉。

十三年春。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

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丙辰。

弃疾即位。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告之。使叛王。劓。截鼻也。訾。梁。

以上俱節。詳見楚平王得國。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

十月。葬蔡靈公。禮也。許。胡。沈。小國。道。房。申。故國。楚。滅。

房。河南。遂平。縣。有。吳。房。城。荆。荆。山。在。湖。廣。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廬。蔡。平。侯。吳。陳。惠。侯。禮。安。民。定。國。之。禮。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

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

已。陰。城。在。湖。廣。穀。城。縣。北。郟。河南。南。郟。縣。遷。陰。城。郟。皆。僅。自。完。自。後。晉。楚。俱。衰。俱。不。復。爭。衡。矣。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

國責之。○母子一體焉有母喪之而子不
徹樂者不以母子言而舉鄰國非情矣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平公不能尊周綏諸侯徒私
厚母家為時所譏治理其地

脩其城知悼子名盈孟孝伯名羯子大叔名吉伯石
名印文子名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斬而復生曰

肄屏城也詩小雅言王者協和近
親則昏姻甚歸附云猶旋旋歸之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

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

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

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

治杞田使魯歸其所侵也。女叔侯名齊。夫謂齊取貨於魯歸杞田不盡先君

不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叔侯以晉滅諸國以致大。魯侵杞不必治。且杞用夷禮。魯以懿親而事晉。盡恭。

何使魯歸杞侵田之有。先君當取治夫人。何用取我。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

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

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一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

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

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

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

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

可。悼夫人以城其自出。故畢而食其城者。輿眾也。疑年。疑其年而使之言。正月。夏正月。老人自始生至。

春秋左傳卷之六
今凡得甲子如此。季末也。末至今日也。凡六甲。六十日。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云三之一。吏皆不知。故問於朝。師曠記是年古事。而知其年之數。史趙以亥字當其日之數。士文伯以長歷推之。而定其日之數。趙孟問知其為已屬。而謝不能用。使為復陶。主君衣服。又兼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以輿尉。役孤老。而廢之。此季武所稱多君子。未可以薄晉者。古交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其二。得二萬。如身。謂以三人為三六。如其三六。得六千六百六旬。下猶置也。如猶依也。因交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筭法。之文。使積之局。以成其數。屬所分掌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

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會澶淵也。偷。苟且也。韓子。名起。樹善。預

植善根。雖讒不害。

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胖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公
父疾，故卜。實沈、臺駘，見于卜兆，崇神禍子產，以博識
聞，故因問之。高辛，帝嚳也。曠，林地。闕，商丘。宋地。大夏，
晉陽。遷，徙封之辰。東方蒼龍宿，參，西方白虎宿，主。主
其祀，從其分野也。商人，湯先相土，唐人，堯後劉累等。
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因因其國而脩其祀。叔虞，唐季
世之君，邑姜，武王妃，懷妊，曰：震，大，叔成，王弟，帝天以
唐君之名，名之。既封于唐，為晉侯，故參為晉祀。實沈，
其神也。金天氏，帝少皞，裔也。玄冥，水官，昧為之長，
昧，二子，惟臺駘能纂昧之職，宣通也。汾，洧，二水，立障，
岐之使，順也。大原，即晉陽，臺駘居之。帝，顓頊，沈，妣，蓐
黃，四國，臺駘之後，為晉所滅，晉宜脩其祀。周禮，四曰
禁祭，為營，櫛，用幣，以祈福祥，山川屬地，故地氣有垂

則禁之。若臺駘者，日星，天象，故天澤不時，則禁之。若
實沈者，然二神雖為晉祀，而不能為君疾。君身日以
失養，致病，蓋形神不可太勞，尤不可太逸，故君子以
三時勞其身，而以一時自養，所以節適，宣暢其氣，不
使之壅閉而不通。秋底而集滯，以致於羸瘠而筋骸
是露也。神形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心不精爽，百度
昏亂。今一於淫樂，視日猶夜，則氣不宜節而疾也。又
同姓相與，先美矣，美極則惡生，故內官不及，買妾必
上，以遠同姓也。與別四時為二，皆古所慎。今君既壹
之，又有四姬，犯是二戒矣。若於四姬，接御，稀省，猶可
否，則淫寵過度，必疾也。內官，嬪御，殖，長也。叔向讓
善，似矣。晉侯稱博物，而不知為其身之藥石也。惜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
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
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產良醫故晉來之和醫名蠱惑疾公非蠱而惑於女喪其志如蠱也良臣不能匡扶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和以樂喻色之宜節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一 曰 殲 齊 桓

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
 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
 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亦是也。凡事皆如樂
 不可失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生疾矣。君子琴瑟
 不去身者，使為心之儀節，動不過度，豈以恬慢其心
 志哉？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五行實運於其中。
 故降之而為味五：金辛，木酸，水醜，火苦，土甘。發之而
 為色五：辛白，酸青，醜黑，苦赤，甘黃。徵之而為聲五：白
 商，青角，黑羽，赤徵，黃宮。五味五色五聲，皆所以養生
 而不可過。淫淫則六疾生焉。蓋天以六氣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各得其節，五行有所過，則各以其類而為
 苗。人稟其氣以生，亦如之。氣恒和平，則無疾。如陰淫
 其疾寒，為中寒等症；陽淫其疾熱，為喘渴等症；風淫
 其疾在末，末，四肢也。為緩急等症；雨淫其疾在腹，為
 洩注等症。晦夜也。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晝也。思慮
 煩多，則心勞，生疾。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
 陽道。在夜，故時為晦。淫於女，則火熾於內，心喪其神
 而為內熱。惑，蠱之疾，所謂陽淫，晦淫也。淫不節，不時
 也。其云良臣趙孟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積久變為
 沒也。文字也。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積久變為

飛蟲，亦名曰蠱。易：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
 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是山木得風而
 落，二者皆同類，物類也。和之論通於天人之秘。性
 命之微，其關於君德治道，非細也。而晉之君臣視之
 平平焉。其十二月趙孟卒。餘見上卷。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宣子各起公即位。故來聘，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餘見卿族廢興。夏四月，韓

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

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

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宣

子之子，逆女，逆少姜，別立號，以寵異之。曰少齊。須，公

族大夫，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故如此。逆，其班列以
 為敬，猶以為罪。執之，使有所易，則人將忿憾而叔弓
 為亂中都。晉邑。今山西介休縣有中都城。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臣列齊

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御勞問之祿祭祿也詩大雅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

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于

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

弔晉侯過寵少姜其卒也聲動諸侯故魯公往弔將渡河而北又以私煩爲嫌而辭之致服致送服前

執無宇猶未釋故叔向言之貪過多也言使不共果在齊亦非使人之罪頗不平辭謂請陳無宇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

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

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

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

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

道齊

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
 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少姜
 卒鄭使卿吊且送葬丙通晉大夫甚過禮也王制歲
 聘聞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為簡王制諸侯之喪士
 吊大夫送葬晉喪制較之為過數列也禮之列於適
 繼室復薦女數等殺也火之呈以季夏昏中而暑
 退季冬日中而寒退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
 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
 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

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
 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
 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
 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
 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時晉雖失德猶強齊以寵其女為國幸而復

請之繼適嫡生也言姑姊非嫡也若而人不
 敢譽也董督振整也嬪嬙內官時晉以適夫人之禮
 喪少姜復以夫人之禮繼之餘見卿族廢典田氏傾

春秋左傳卷之六

齊夏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

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

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

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薑字子尾。擅寵於齊。公子公

不歸。糞治也。虎字子皮。餘見靈王之亂。賤非上卿也。孟張趯字庶幾。或如趯言。

七年三月。公如楚。夏。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

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

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在

猜焉。季孫曰。君之狂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

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而取諸杞

吾與子桃。成友。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

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

人為杞取成。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今晉恨公如楚。故復治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氏家

臣。挈餅。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謂孟僖子。從公于楚。吾子謂季孫。亦將疑我不忠。聞

晉侯。晉閒隙也。桃邑萊柞。二山。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邾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將衰，而能人言。魏榆，晉地，馮焉，或有鬼神，馮附于石，性命也。虜，邾去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山西曲沃縣境。有虜邾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謂哀不能言者，其言非不從，舌以出，但僭而不信，自病其躬，哿嘉也。嘉能言者，雖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自處安逸，叔向以師曠緣問，如流以轉，終歸于諫，故比以巧言，與今說詩者。

大異，蓋深病晉侯崇侈，而莫能諫，故美曠如此。四月，叔弓如晉，賀虜邾也。游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邾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

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蒙，欺也。可弔，以其非也。崇侈，晉將衰也。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戊子，晉平

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

孫媯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餘見子產

相國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晉昭公立，故諸侯階朝。愁，魯大夫，時鄭簡公薨，未終喪，故

辭享，晉許之以順孝子之情。如淮，如坻，如澠，如陵，皆狀其富。伯瑕，士文伯也。言中壺不足為雋異，何用言之以自取其弱我之言。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乎？公孫佻，齊大夫，見主賓悵慎，故以君出。

十三年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

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不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

從晉平籍累世之盛。築離宮過侈，朝而見焉者，皆心
威服焉。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攝，兼官平丘。衛
亦九張也。言子產適宜，大夫叔從善，淫縱也。鮒欲使衛
患芻蕘，而致賂屠伯。衛大夫宇下，猶言死下。請請止
之。受羹，示不逆。反錦，蕪也。將及於禍，未退而禁，速
也。晉慮齊不受盟，劉獻公以王卿士之重，欲佐晉討
齊。齊復托用命以拒，向舉王制，歸於盟之不可已。以
要之，國家百事舉而後興，事須業而經常，可守業，負
禮而次序可行。禮頌成而恭，故有度。威須昭告，神明
而後信。義著信義，不著則存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
無經，無業則百事不。以而國家敗矣。故王制歲聘，以
識其職業。三年而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為講禮。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為
示威。十二年而一朝，以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
一巡守，盟于方嶽。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
也。於神盟也。晉禮晉守先王之禮，齊犧齊盟之犧牲，
求終恐如前云不終也。叔向雖不以德命，亦頗據禮，
其詞彊，故齊懼而聽命。間隙也。旆，大將之旗。先日，惟

干旌不曳，其旆次日復旆。示將欲戰，以恐之。魯昭
卽位，與邾通好，雖取莒、鄆、郚，已從免於會。惟取
邾一事，二國云朝夕伐，又云不共。晉貢皆魯故，所謂
讒慝，弘多也。蠻夷邾莒也。債，仆也。晉以牛自喻，以豚
喻魯。南，刻子仲，皆魯臣。方內叛，為魯憂。故晉因以為
魯間事，見陪臣交叛，邾莒杞鄆近魯，素有怨。鄆雖滅，
其民猶存，併以懼魯，不使與盟。除地為壇，以會盟。
甲戌盟，癸酉朝。先朝後盟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
帷幙。諸侯會盟者，衆稍後，則地盡而無所張。見子產
每事敏於大叔，承貢賦之次，貢制以列之尊卑，為輕
重。列尊則地廣，故貢多。唯天子畿內，職卑而貢重。鄭
在甸，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以為
無藝，爭之必直。而後已。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極。皆
淮也。瀆，易也。貳，懷私偷苟。且，競。爭，競。陵，陵海也。何國
不成國也。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晉內衰矣，外
以兵衆脅齊，擯魯，自謂威能加人。而子產獨窺見其
微，知其偷貳不足畏也。使齊魯亦不有臣如之。晉冬，公
威，不早折哉。吁，叔向亦蓋倒施而逆行之耳。晉冬，公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

河。如晉請季孫。有不好於和好。有季孫猶在晉。子服

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

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

歸季孫。惠伯名椒。穆子荀吳謚私。私與語。瘳，差也。臣

之亂餘見魯與邾莒之怨。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公不與盟，孫得免，故往謝。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

取鄭故，公為晉所執，諱不書。○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齊侮晉有代與之志，故伐徐以始

州西，舊有蒲奴坡，甲父古國，山東，余鄉縣，舊有甲父

亭，徐人得其鼎，茲以賂齊，亢，禦也。詩小雅，戾，定也。肄，

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止息，執政大

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

不能憂民之勞苦也。○夏，公至自晉。詳見卿族廢與秋，八月，晉昭公卒。

立頃公。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詳見卿族廢與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

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

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

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

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

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

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

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子名舒，晉既衰微

故大叔有辭，職貢常貢，不虞意外之變，若兵喪之類，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其所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耳。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不獲數不得備，使以充數底致也。明致小國不能具備之情，靈王喪事見晉楚

為成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

蔡侯以表佩之故拘於楚三年故背楚請師于晉以伐楚詳見闔廬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

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纛鼓祝奉以從於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

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

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苳。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

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
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於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中山鮮虞

正聲勢尤大竟以一賄捐之自是以後晉事不可為

矣○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晉借觀

馬令賤人施之於旆以從會示卑鄭諸侯皆怒其蔑

禮子行敬子衛大夫知晉政不秉非從行將取陵

也難難得宜噴爭謹煩亂也子魚他字本大祝又從

行是供二職也隸賤臣也祝守社稷國遷乃出師行

先被禱於社謂宜社於是茂牲以血塗鼓鼙為擊鼓

則祝奉社主以從若朝會唯師從君旅從御耳晉已

辭蔡不伐楚故他云爾衛侯用二臣言故必以行至

盟果有蔡先衛之議臯鼫在河南襄城縣境舊有城

臯亭他極陳先王封建同姓之義以折之云周初有

天下周公以明德見親故封魯至重魯公伯禽也大

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能為旂周禮同姓以封

美王封父古諸侯繫其大弓六族皆商之大姓

服故使就周受周公之法制以供魯公之職事陪重

也教繁類受黍稷器亦軟血器珠玉為飾祝大祝宗

宗人卜大卜史大史凡四官備物備其所用儀物也
典策史官書冊之典官司百官爨器常寶之器商奄
國名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時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付伯禽曲阜本少皞之虛既
康叔封衛少皞雜色帛也周尚赤故雜色為少精大
赤取染草名茂篩同通帛為旆析羽為旌皆大赤大
呂鐘名七族亦商之頑民吟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
衛北界圃田鄭藪名有闕衛受朝宿邑蓋近京畿相
土所受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太山輔季周公弟
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康誥封康叔之誥殷虛朝
歌也皆合魯南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
其政疆理土地則以周法索法也既唐叔封晉密須
二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為
九宗者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殷時五官居唐地為貴
姓因賜之唐誥封唐叔之誥逸夏虛大夏即大原也
因夏風俗開用其政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

自以戎法。文與成康無兄。武王有兄伯邑考。亦無分國。此云伯唯以叔得伯長。猶多亦甚。詞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武庚。毒亂王室。周公以王命殺管放蔡。蔡放也。後復以蔡之子胡為蔡侯。言不與三國同。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聃。史記作鄭。淵明作圉。又言昭大於穆。而曹伯旬更小。是歷觀先制皆不以年貴。豈應獨反之。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與子魚所微載書不同。未詳齊宋在鄭下。豈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耶。畧規畫也。竊謂先王用人。以天下為慮。固唯賢唯德矣。然委倫長幼之序。天所命也。豈得一不論哉。周制於此。必有以盡義其間者。長弘特奪於子魚之善詞。而不之考歟。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歸魯歸之。亟。急也。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齊靡。周地。周僖。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

之。勝而獻其俘。匡。鄭地。河南睢州城西有匡城。餘見陽貨之亂。○秋八月宋樂祁言

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

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

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

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

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自文公初。伯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二。宋猶獨事。

之故。使祁以此言於君，不得辭使。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祁立後而行，溷祁子見於君，立以為後也。植干櫓以揚木為之。寅知范氏必怨，將得禍，故云賈禍而為國死。後必得志，獻子果以祁比趙氏，譖而執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晉伯兩世始能服衛，數世始能服鄭。今鄭叛而衛侯亦欲叛，恐違衆，故陰使齊執結以懼之。瑣，即沙。鹹，衛地，北直隸開州有鹹城。沙，大名縣境，舊有沙亭。齊國

夏伐我。齊叛晉而魯猶事晉，故也。餘見陽虎之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侵齊報其伐，攻門坐列，見魯士無鬪志。顏高，魯人。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疆，子鉏，齊人。斃，仆也。高雖偃仆，尚射鉏，令死。言其多力，善射。殪，死也。顏息，魯人中眉而言目，諱以自矜。冉猛，亦魯人。既先歸，其兄會詐以殿，詐衆皆見，魯無軍政。

○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犬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

○三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焉乃止諸州

獻子士鞅子梁樂祁犬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北州晉地○趙鞅心雖私而

言實公也士鞅之言詩而狼矣○公侵齊攻廩丘之

晉侯一不別焉其為君也虛矣

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

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捓衛侯怒于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詒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魯為晉廩丘，山東范縣有廩丘城，郭也。衝攻車馬，褐馬衣。毀其郭，師奔，暫避主也。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虎佯不見，以必敗激之。猛因逐廩丘人，尋復自顛，故虎又譏其非真勇。苦越季氏臣獲焉，獲其俘也。名子陽州，以自志其功。齊伐我，以報二侵。故晉救我，瓦衛地，河南，昨城縣，舊有瓦亭，獻子士鞅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同之。此見士鞅為政，獨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晉師自瓦還，就衛地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因盟，催辱之，佗何？晉二大夫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泣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何以衛同晉屬邑，不得從諸侯禮？佗又按衛侯之手上，及捥，故公怒。其大夫賈進言無禮，已甚，不可受盟。歸而共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温原，晉邑，按捉持之也。捥，腕同，掌臂交。曲處，信猶明也。詬，辱也。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小嗣，卜可嗣，其位者。

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桓公周鄉

伐周關外，晉為周報之。魯猶事晉，故為侵衛。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大心辭不往，乃使巢，子梁，樂祁也。餘

見宋向○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

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

門出，死於雷下。東鄙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

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

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

曰：吾從子。如駮之，斬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衛從齊故齊為之伐晉儀夷無存齊士父為娶婦乃以讓

乘而欲立功於晉歸娶高國二貴族以自高及先入城以後兵不繼鬪死雷門屋雷無存死書彌繼之登城非眾所樂故書讓眾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登恐書先下入城詐謂書讓眾而立於城左已讓眾而立於城右必眾盡登而同下書誤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王猛亦齊人戰訖共止息猛以先登為已功書斂甲起將擊猛言曩與晉為難今又與猛為難猛不敢與爭言已從書如駟馬之隨斬古人車四馬夾轅二馬謂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駟首差退斬服馬之當肯皮也中牟即河南中牟縣五氏晉地在中牟北晉以千乘救夷儀屯兵中牟而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道經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為凶衛侯以前辱忿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褚師圍本衛臣先奔中牟有故主心以衛君在難勝齊師恃勝而驕將非卿書彌等皆賤晉從之果敗齊獲車五百乘齊猶以禱媚杏三邑謝衛意師雖後敗猶賞夷儀之功先及彌彌以讓書而詳書之狀與冠服以為信故賞書書又言彼若賓旅之讓我而先登彼之功也故仍賞彌皙面白憤以巾髮不冠而憤狸製狐皮之衣又嘉無存戰死以賞搆其尸五家免免

五家供役也。既得而盡其寵禮哀恤之意。三綖三加。綖衣。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膝坐。引者。挽喪人。以停喪車。而君方盡哀。復親推其輪。三轉。故皆不敢立。傳見齊師和。而景公銳於圖伯。○時晉固微矣。而齊祚亦將移於田氏。景國嗣不定。而復亟焉。以圖伯。何其耄哉。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至此魯亦叛晉。

夾谷。山東淄水縣。有夾谷山。餘見孔子仕魯。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

衛侯伐邴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

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

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

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

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邴鄆。晉邑。午。邑大夫。寒氏。即五氏。前衛人

助齊伐五氏。宵燿。午。衆宵時。燿。散也。步左右。步行於門之左右。示無恐。如植。立如木之植。以示整。午。以殺

人。雪恥為勇。佗。以使衛不敢出敵。為尤勇。叛故。見前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均。詩。鄘風。遊。也。何

辱衛侯。奉趙鞅。意。今罪二人。而不及鞅。時晉權已在私門。不可以政刑論矣。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

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為無勇。彊。孟彊子。郊。曹邑。滑羅。衛大夫。殿。宜在軍後。師未出曹境。不退在行列。故其御以為

春秋左傳卷之六

無勇。羅言每振勇以虐鄰。不如無勇者安靖之素。平素也。蓋知曹之必不能追而惡衛之蹟。兵為國害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晉。將

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

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

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

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郟氏山東鉅野縣西

師伐晉已次郟氏以為之援。京公意盛。唯其臣邴意

茲見與之合。故獨寵異之。而斂諸大夫車以示罰。又

與衛侯共乘。宴飲先駕乘廣載甲於其上。謬使人告

曰。晉師至。而謂衛侯曰。比及君駕之至。恐緩請以已

車。擲馬乃被甲。共衛侯乘。驅之使

赴敵。以無敵而止。見齊侯銳而輕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濊

擊。謀救宋也。老丘宋地。今河南陳留縣有老丘城。

處之。事見宋桓魋之亂。遽

擊。宋地。二國謀救而不果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鄭自定七年叛

曲。濮無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賸即罕達。謚武子。字子姚。其嬖各許瑕。雍

丘宋邑。今為河南杞縣。贖欲取之。以與瑕。其師反。被宋圍。宋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鄭師知不得出。故哭。贖往救。又敗。故宋遂取其師命。夏宋公伐鄭。秋生其能者。將用之。郊張。鄭羅。其能者。夏宋公伐鄭。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

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

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

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

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宋伐鄭。報雍丘也。鞅將救之。而畏宋。故卜。遇水適火。水火

之兆。以占之。三史。龜言火陽。得水則沈。是陽沈於陰。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師。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

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姜。齊姓。宋。商後。墨言鞅。姓。盈。水盈。則行。故盈為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

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即神農。有火瑞。故為火師。而火名。姜。神農之後。水適火。故勝之。可伐姜。趙言既

盈。而得水。位。故如川之流。其流波盛。故不可游。鄭以。嬖寵。伐人。為有罪。救鄭。則伐宋。故不吉。易。乾下坤上。

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紂。父。五為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

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為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亦不

須為鄭伐宋。吉在宋。則伐之。為不吉。四占皆不可。故止。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鞅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

也。襲重也。犁。轅。高唐。賴。皆齊地。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伐鄭。無傳。○晉自文公始。伯。雄。

歷百二十餘年。大為王室中國所賴。其衰也。猶能奔子朝。定敬王。城成周。以延文武之祚。誠無負乎成王封建母弟之意矣。及其君偷淫。其臣專橫。而競冒於貨賄。不卹國勢之日微。以至內攜外叛。不復振焉。而天下兵爭如蝟毛。戰國之形兆矣。荀寅。范鞅。諸臣侵欲之罪。可勝誅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不務崇獎廉節之臣。而痛嚴貪墨之誅。其殆惡治安。而自趣之於亂亡也歟。若宋。衛。魯。鄭。皆固事晉。無貳。而必迫之使叛。自古貪人之敗人國事也。類如此。詳讀臧哀伯。郈。昂之諫。有味乎。有味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終

